

終於離婚了

第一次見這對父母時，他們正吵得天翻地覆，我們甚至要去要求他們降低聲音，因為這是公共地方。

那次他們來我們的診所接受家庭評估，量度孩子對父母矛盾的反應。父母已經離異十二年，孩子也由幼兒成為青年人，但是父母對彼此的忿恨，完全沒有因日久而沖淡。兩個兒子，一個十四歲，一個十六歲，面對父母彼此毫無保留的咒罵，他們的心跳由平常每分鐘一百以下升到一百五十以上。小弟尤其激動，滿是揶揄，尖聲說：「不要停止，繼續！繼續！」

這父母並非不講理的人，只是兩人的敵意如此深厚，一碰上就不可收拾。我對他們說：「我剛從禪修回來，師父說，人與禽獸不一樣，是因為人是講禮貌的動物。」

她答：「我也有做禪修，我對誰都有禮貌，就是不能對他！」

長期活在父母的互相攻擊中，弟弟變得焦急暴躁，不停向父親叫罵，行為失控，被診斷為多動症；大哥卻是沈默寡言，總是低下頭來，被診斷為自閉症。

兩個本來大好青年，家庭破裂了，父母的恩怨卻無休無止。哥哥說，父母全無共通之處，弟弟卻說，不是的，他們也有共同的愛好！我們忙着問，是什麼？他答：就是吵架！

我們與兄弟兩人討論他們成長的經歷。哥哥對弟弟說：「你說恨爸爸，其實你對父親的怨恨，在你還沒有出生前就已經存在，是從媽媽那裡來的！」弟弟說：「你自己不也是一樣，受爸爸影響，不能分化。」

當兄弟開始以理性的態度交談時，他們也由問題青年，搖身一變成為敏感和有思考的青年。但是弟弟仍然不停拒學，父親罵他，他就搬回母親家去，母親逼他，他又返回父家。父母都沒他辦法，母親堅持要到父親家中叫兒子起來上學，父親也堅持不讓她入屋；他說不敢也不相信自己能夠與她單獨相處，以免再次出現家暴。共同撫養的決定不但毫無效果，反而加強了他們的矛盾。

兄弟告訴我們，父母第一次來見我們後，真的在會後走到診所對面的公園商談了一回，然後鳴鼓收兵了幾天。但是不久又故態復萌，無法改變。我對他們說：「外人的提議，遠不如孩子的聲音重要，不如你們自己寫一封信，好好地讀給他們聽。」

兩人有點猶豫，不相信父母會聽他們的，我們花了很多工夫準備，又先做了採排，才讓兄弟一起向父母讀信。這封信的內容其實沒有任何殺傷力，只是幾項建議父母不要對另一方太快有反應，有不同意見時，不要立即就面露不屑，先退後三分，聽聽對方意見再說。

孩子的信完全沒有自己的要求，反而是提醒父母不要太任性。

父母聽了，起初還故作輕鬆，不以為然。我對他們說：「孩子的話，對父母是當頭棒喝，而我也也是他們的幫兇，我希望你們聽得沉重，痛極才會思改！」

母親說：「我當然知道孩子擔心我們，但是單靠我一個人，是無法改變的！」

父親想了很久，回應說：「也許，我們可以換一個方式，因為，我們是絕對不會同意對方的，但是可以學習尊重對方！」

父母的改變，讓我們充滿希望，都認為這是改變的好開始。離婚本身並非問題，問題是，婚是離了，恩怨情仇卻始終把他們栓着，無人能夠抽身。「好」的離婚，就是夫妻都能夠在悲傷中接受婚姻的死亡；而孩子也能適應怎樣由一個家庭，變成兩個家庭，父親的家、母親的家，他們不必因選擇而失去任何人。「壞」的離婚，就是多年後，父母的情緒仍然無法平復，孩子也卡在其中，甚至產生各種行為和情緒問題。母親說：「我的就是例子！」

其實所謂壞的離婚，就是離得不清不楚，父母和孩子都以各種問題，維持家庭沒有改變的假象。

我們提議父母好好地進行一項離異儀式。找來一個大袋子，讓他們各自把多年來積累的恨意都寫下來，一切哀傷、失望、忿怒、及報復。然後摺成星星，丟到袋子裡。

他們各自背向對方，父親很快就完工，母親卻遲遲沒有轉回身來。原來她一邊寫一邊流淚，悲痛難消，我們等了她很久、很久。深深地感受到她那深切入骨的哀傷，原來婚姻的破滅，是可以如此痛入肺腑。

她後來說：「我一直以為自己已經放下，沒想到還是這麼痛！」

最後，她把手搭在父親肩膀上，說：「我真要讓你走了，過去我對不起你的地方，請你原諒！」

父親說：「我也有對不起你的地方，無需再說。」

我為他們準備了上好的茶，他倒了兩杯，叫這做「離婚茶」，對母親說：「喝完這杯茶，我們就真的離婚了！」

吵了這麼多年，這一次兩人真的打算放下了。但是孩子並不相信他們，兄弟到來時，看到父母這種難得的和諧，覺得他們在「做戲」。弟弟瞪着他們看。母親對他說：「弟弟，你不要再因為我恨爸爸，就跟着恨他，我知道你是很渴望父愛的。」

父親也叫兩個兒子好好照照母親。

弟弟轉過來問我：「以後只有我們兩兄弟來見你，可以嗎？我想學習抽離了！」

我不知道父母這種狀態能維持多久，但是我很高興，兩個青年人終於成熟了。